



信孚智慧丛书
主编 信力建

老子



孔子



孟子



莊子



荀子



董仲舒



朱熹



王守仁



黃宗羲



王夫之



十大思想家

蔡德贵 刘宗贤 著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B2
C021-2

-98
-10

-98

B2

蔡德贵 刘宗贤 著

十大思想家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十大思想家

作 者: 蔡德贵 刘宗贤

责任编辑: 韦 民

封面设计: 潘亚东

排版制作: 涵丰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China Review Academic Publishers Limited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151 号国卫中心 16 楼 1602 室

Rm.1602, 16/F, AXA Centre, 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电话 TEL: (852) 28816391

传真 FAX: (852) 25042131

电邮 E-mail: chinareview@chinareviewnews.com

网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承 印: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32

版 次: 2005 年 11 月初版

书 号: ISBN 962-8916-17-3

定 价: 人民币 32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生命的大智者老子	(1)
一、道家学派	(3)
二、老子其人其书	(5)
三、“道为天下母”	(6)
四、“反者道之动”	(8)
五、“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	(12)
六、“涤除玄览”	(15)
七、老子的影响	(17)
永远的“至圣先师”孔子	(21)
一、儒家学派之形成	(23)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6)
三、仁者“爱人”	(30)
四、信天疑鬼和“中庸之道”	(34)
五、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事”	(38)
六、删修“六经”，有益中华	(51)
民本思想的先驱者孟子	(59)
一、断织受教，奋发成才	(61)

二、孟子和稷下学宫	(64)
三、王道仁政，民贵君轻	(72)
四、良知良能，人性本善	(76)
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80)
积极而潇洒的退守者庄子	(85)
一、庄子的同道杨朱、彭蒙和田骈	(87)
二、困窘织屦，愤世嫉俗	(90)
三、道者为公，知有所待	(93)
四、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97)
五、安之若命，精神自由	(100)
六、庄子和齐文化	(104)
不是“醇儒”的荀子	(123)
一、礼法并重，天下为一	(125)
二、天行有常，人定胜天	(129)
三、形具神生，虚一而静	(132)
四、人之性恶，学而至善	(134)
五、取舍百家，影响后人	(137)
六、孔、孟、荀的演变	(139)
“大一统”的设计者董仲舒	(161)
一、精述古，三年不窥园	(163)
二、举贤良，对“天人三策”	(167)
三、借天威，神化儒学	(170)
四、立纲常，论道不变	(173)

五、论灾异，治罪去职	(177)
六、儒学独尊的确立	(180)
七、《春秋繁露》和齐学	(182)
八、汉代大一统文化的形成	(187)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193)
一、理学集大成者	(195)
二、以“讲明义理”治天下	(199)
三、“理”是天地万物之本	(202)
四、格致和存理	(206)
五、朱熹的影响	(209)
六、程朱学派和朱熹后学	(211)
“致良知”说的倡导者王守仁	(217)
一、历“百死千难”，成“良知”学说	(220)
二、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224)
三、知行合一，即知即行	(227)
四、喻满街圣人，倡狂者学风	(230)
五、种树之喻与随才成就	(232)
六、阳明学派	(234)
民主思想的启蒙者黄宗羲	(239)
一、明末清初的思想界	(241)
二、天崩地解，爱国志士	(243)
三、批判现实，抨击君主	(246)
四、总结历史，设计未来	(249)
五、气外无理，心即是气	(252)

六、“吾辈的一颗北斗星”	(255)
被遗忘的隐居思想家王夫之	(259)
一、救国忧民，探索真理	(261)
二、太虚一实，天下惟器	(264)
三、动静皆动，变化日新	(269)
四、能必副所，行可兼知	(272)
五、理势合一，习成性成	(276)
后记	(281)

生命的大智者

老子





生命的大智者老子

一、道家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掀起了阵阵澎湃的思想大潮，在这大潮的涌动之中，有一股非常有影响的势力，就是道家。

道家向来以清静无为不慕名利而著名于世，但在这思想的争鸣和交锋之中，道家却不甘心寂寞，他们登堂入室，挑起并积极参与了百家争鸣，成为争鸣中的主将，成为当时的三大“显学”之一，与儒家、墨家成鼎足之势。

道家本身提倡“无为”，结果却实现了“无不为”，这是可以言说的吗？也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吧！但从“无为”到“无不为”，这中间的转变就没有必然性？

如果想知道这种必然性，就只有花点功夫来了解一下道家的哲学了。可道家哲学博大精深，能说得清吗？

当然说不清，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能够说得清的肯定不是真道家，只有在“玄之又玄”之中，才能找到“众妙之门”（《老子》一章），体会出道家哲学的无比乐趣。

而要了解道家哲学，很自然要对道家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自古及今，论道家的学者层出不穷，可寻起根来，谁也不能离开《庄子·天下》篇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论六家

要旨》，而去空论何谓道家。

什么是道家呢？《庄子·天下》篇说，以根本的道为精，以有形的物为粗，以满仓积储为不足，恬淡独与造化之神明共处，建立常无常有的学说，以绝对唯一的道为主（本体），以柔弱谦下为形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质，这就是关尹、老聃的道。

恍恍惚惚没有形状，变化没有常规，是死是生，不过是与天地共存，与造化之神明同往！独自和天地精神往来却又不傲视万物，不拘泥是非，和世俗相处，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忘死生者为友，这就是庄周的弘大而开阔的道，深远而宽广的道。

司马父子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无形之道，丰足万物，因循阴阳家之大顺，兼采儒家、墨家之善，总取名家、法家之要，与时迁移，应时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宗旨尚约容易掌握，事少而功多。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纯任自然为用，能探究万物之情而为万物生。

在道家学派中，荦荦而大者为老子、杨朱、列子、彭蒙、田骈、庄周。但他们虽同为道家，学术宗旨有大致相同之处，而思想深度和影响却又是不同的，只有将他们的思想一一加以审视，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一点道家哲学。

老子是我国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由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墨子所创立的墨家鼎足而三，成为先秦时期的三大“显学”。但墨家在战国以后逐渐湮灭，汉以后整个学派荡然无存，影响也甚微。而道家和儒家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则一直作为两支劲旅，互相补充着，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述，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古代人们对男子的美称是“子”，对男子中德高望重的人则称“老”。老子的生卒年月不详，据有关文献推算，老子大约比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大20岁，约当生于公元前571年前后。他早年作过东周王朝的守藏室史（掌管图书的官吏），有机会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谙熟典章礼制，成为知礼守礼的名人。据传孔子年轻时闻其大名，曾向他请教过周礼。事后，孔子对老子赞叹不已，把他比作龙。到了晚年，老子看到周王朝内战四起，日趋没落，衰亡已成大势，于是离开周王朝，西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出关时，被关令尹喜留住，写下了《老子》五千言。之后骑着青牛飘然离去，流落并客死于秦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五千文》。全书共五千多字，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老子》以诗体行文，文字深奥，哲理丰富，深入人心，为世代所传诵。现一般认为《老子》并非老子所手著，而是老子后学编定于战国中期，但书中的思想却基本上是属于老子的。《老子》一书在东汉后被奉为道教经典，称为《道德真经》，老子也因此而被奉为道教教主。在魏晋时期，被称为“三玄”之一（《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作为三玄）。

现存《老子》通行本是三国时魏王弼的注本，其他注释还有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明焦竑《老子翼》、清魏源《老子本义》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写本，是现今最古的《老子》抄本，纠

正了《老子》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一些讹误。我们了解老子的思想，主要就是根据通行本《老子》，同时也有必要参照帛书本。

三、“道为天下母”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创立了“道”的理论，把“道”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在老子以前，“道”字的本义是指人走的道路，后引申为“方法”、“途径”，又含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意义。老子把“道”加以改造，把它演化成一个具有物质实体含义的概念。

老子认为，“道”这个物质实体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是宇宙的母亲。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老子》二十五章，以下凡引《老子》，只注章次）老子把“道”说成是早在天地未辟之先就存在着的一种浑然一体的物质实体，它虽然是目不见、耳不闻，无声无形的，但却是不靠外力由自身而永远存在着，无所不至地永远运行着，成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它原先没有什么名字，就起名为“道”，因为它无所不包，弥漫一切，又可以勉强把它叫做“大”。

“道”作为万物之母，是如何产生天地万物的呢？老子说，“道”最初产生出元气，因为元气是浑然一体的存在，所以叫做一。再由元气分化为两种互相敌对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对立而又统一产生出第三者冲气，冲气最后又产生出芸芸万物。（四十二章）由于“道”是不同于任何具体事物的，所以它最初是无名的，但一切有名的东西又都是由无名的东西产生的，因此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

很明显，老子所说的“无”并不是“虚无”，“有生于无”也不是说虚无能产生出有。“无”经常是作为“无名”来使用的，此外还作为“有”的对立统一物来使用，强调有、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老子用车、器、室对这种有无的统一加以说明，车子只有三十根辐条还不行，一定要有没有辐条的“无”的部分才能发生车子的作用；用泥做成的陶器，也是因为器皿中间的空虚部分才能盛东西；房屋只有门窗墙壁还不行，还要有室内的空间，才能让人居住。这里的“有”和“无”都是具体的，“有”和“无”的统一也是具体的，“无”并不是指的一切虚无，而“有”之所以能给人便利，也是因为“无”并不是指的一切虚无，而“有”之所以给人便利，也是因为“无”与它相配合，才使“有”发生作用。（十一章）

老子认为，“道”本身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由“道”化生万物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道”以它自己本来的样子为根据，它本身的内在原因决定了它自身的存在和运动、化生万物，而不是靠别的原因。（二十五章）老子的“道”论，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否定了天帝的存在。自上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主宰，就是上帝，又叫天帝。天帝不仅有意志，而且会喜怒哀乐，既能主宰神的世界，也能主宰自然和人的世界，甚至人间的帝王也要由它来指派。这是一种神学观念，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灵魂，使人们对天帝一直存在着畏惧的心情。对这种观念，老子用“道”来进行破除。天没有意志，没有赏善罚恶、支配人类的能力。天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是一种自然状态。如果说有天帝的存在，那在天帝之先就已有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它是

构成自然万物的原始材料，老子把它叫做“道”。（四章）这样，就用物质实体“道”取代了有人格的天帝的存在，这是人类思维进步和深化的表现。

其二是突破了用具体实物来说明世界总根源的局限。老子以前，也有些思想家从自然界中选取某些具体的实物来说明世界的构成。如《尚书·洪范》篇的作者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的总根源，《易经》的作者则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物来作为世界万物的起源，这些学说的可贵之处是从自然本身去说明世界的原因，试图从复杂多样的自然界中找出统一的物质基础，但它们都是用部分说明全体，用个别说明一般，思维的水平还停留在实物性的低级阶段。用这种实物来代替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天帝，在理论上还难以作出有力的说明。而老子从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找出了“道”这个总根源，就既说明了世界的多样性（“道”生万物），又说明了世界的统一性（万物最终复归于“道”）。这是老子高出于前人的地方。

但老子为了突出“道”作为天地万物总根源的特殊作用，又把它描绘成“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十四章），是无形无象的，玄远幽微，深不可测，有时干脆就把它叫做“无”。这个“无”虽是无形、无象、无限、无名，而不是虚无，但容易给人造成“无”中生有，“有”又生出天下万物的错觉。这种理论上的疏忽，恐怕也是老子所始料不及的。

四、“反者道之动”

老子最突出的贡献是在辩证法思想方面。老子系统地观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从中发现任何事物内部都

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在自然界，大与小，多与少，上与下，远与近，轻与重，白与黑，寒与热，生与死，静与躁；在人类社会，美与丑，善与恶，强与弱，祸与福，荣与辱，吉与凶，是与非，贵与贱，贫与富，治与乱，巧与拙，真与伪，公与私；这些都是相反相成、相互依存的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事物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共处在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中。老子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恒也。”（二章）老子把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音与声、前与后看作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一方是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的。老子把这叫做“恒”，即是永恒的道理。事物正是在矛盾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事物的矛盾又都是相反相成的，是以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同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是有统一性的。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这是说，委曲反能保全，弯曲反能变直，低洼反能充盈，陈旧反能变新，少取反会获得，多智反能迷惑。在这里，老子看到了，没有“曲”也就没有“全”，没有“枉”也就没有“直”，没有“洼”也就没有“盈”，没有“敝”也就没有“新”，这些对立的方面都是互为存在的前提。

老子还深刻地论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任何事物矛盾的双方无不向它的相反的方面转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完全成为相反的东西，这种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老子把它叫做“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是道的运动。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这是说，幸福和

灾祸这两种对立因素，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灾祸紧邻着幸福，幸福潜伏着灾祸。谁会知道它们的究竟呢？难道没有正常的标准吗？正常随时可以变为奇特，善良随时可以变为妖孽。总之，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三十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为了防止事物的这种急剧的转化，就必须去掉那些过分的、极端的措施。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事物走向另一个极端。为此，老子提倡“不争”，要用柔弱来胜刚强。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这就是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论起攻击坚强的力量来，又没有能胜过水的。正是由于水有“不争”的品质，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人虽深知什么是雄强，却要安于雌柔；虽深知什么是荣耀，却要安于卑辱；虽深知什么是洁白，却要安于昏黑。因为，处于柔弱的地位，就预示着必然会转化为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四十三章）。这里，老子把柔弱胜刚强当作一种绝对的规律，不能认识到弱要转化为强不是无条件的，不是靠“不争”，而是有条件的，要有积极的进取，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柔弱的东西中又有不可战胜的因素，这种思想对促使人们认识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又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老子还强调要达到某种积极的结果，先要从它的对立方面去做起。比如，要做一件困难的事情，就要先从容易的做起；要做一件大事，就要先从细小的事情做起。因此，圣人始终不贪图做大事，所以才能完成大事。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因为道理很简单，合抱的大树，是从极小的树苗